

•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•

▲ 关东演义

▼ 之六

关东  
演义  
之六  
崛起

杨  
大  
群  
著



1207/1

551.030

·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· 关东演义 · 之六

# 关东演义之六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沈阳



义勇军崛起  
Yiyongjun Jueqi  
杨大群 著

---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 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 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358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16 印张：16 1/2  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5,895

---

责任编辑：王德昌  
封面设计：李勤学

插图：杜凤宝  
责任校对：潘晓春

---

统一书号：10158·1077

定价：2.75 元

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

·关东演义·

- 之一 草头屯恩仇
- 之二 东北王世家
- 之三 关东城播火
- 之四 辽河套枪声
- 之五 九一八风云
- 之六 义勇军崛起
- 之七 傀儡帝登基
- 之八 黑龙江怒吼
- 之九 长白山涛声
- 之十 八一五光复

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《关东演义》的第六部。与其他各部既有连续性，又可独立成书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，使日寇很快地占领了辽宁。随之，他们采取了收买和武力胁迫的两手，又长驱吉、黑两省。到处奸淫烧杀无恶不做，极大地激起了东北人民的义愤，各种抗日组织，犹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：东北军将领马占山，阖家盟誓，奔赴抗日前线，打响了震惊中外的嫩江大桥保卫战；退隐沈阳多年的梅花居士大柳宇，怀着国恨家仇再度出山，高举柳叶大旗，驰骋在辽西一带；原郭松龄旧部霍铁北，树起公鸡大旗，在奉山线上，屡劫日本军车，使日寇闻风丧胆；虎踞辽河岸狮子坡八旬老人施坚，举起狮子顶金盅大旗，誓死保疆卫土；李兆麟、沈建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联合各路抗日力量，攻打奉天城火烧了飞机场。东北大地崛起的各式各样的抗日义勇军，有力地打击了日寇侵略者的疯狂气焰，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史诗。

这部作品内容丰富，语言通俗，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，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，人物性格鲜明，故事情节引人入胜。

# 目 录

- 第一回 吉小头倒骑驴赔罪献计  
彭长脖拦马头暗定机关…………… 1
- 第二回 乡里人扯义旗揭竿而起  
狗汉奸引豺狼血溅腰村……………19
- 第三回 闯大桥思亲人祭奠血衣  
压心火舞宝剑抵押人质……………40
- 第四回 放俘虏设圈套汉奸中计  
送墓砖书义旗柳字出山……………62
- 第五回 离故乡洒热泪忠奸并现  
柳叶旗公鸡旗威壮辽西……………82
- 第六回 熄寿蜡灭寿香劝阻乡里  
举帅旗教子孙抗日明心……………98
- 第七回 打暗枪放冷箭心明眼亮  
送请帖议联庄意志如钢…………… 117

- 第八回 彭汉臣拍西瓜献策卖国  
老施坚议联庄挥剑斩旗…………… 138
- 第九回 探军车遭阻击落荒而逃  
钻柳林跳陷阱搭救苦女…………… 162
- 第十回 霍铁北救水妞一马双跨  
老施坚举义旗狭路施威…………… 179
- 第十一回 猎老狼放弱鹿心怀国家  
携家小安民心誓死抗敌…………… 203
- 第十二回 固城池暗布防明争暗斗  
献地盘讨官职卖国求荣…………… 220
- 第十三回 哈尔滨双接轨夜赶省会  
委员会昼夜开初探军机…………… 237
- 第十四回 三谒见三碰壁义正辞言  
嫩江桥大厮杀决一雌雄…………… 254
- 第十五回 耍花招买炮手逃出土牢  
骗老婆哄狗剩暗下毒药…………… 273

- 第十六回 盗坐骑闯吊桥投日叛祖  
老施坚秉大义怒杀亲生…………… 292
- 第十七回 施光兰返故里归宗拜父  
金光焰贻施府单骑赴约…………… 307
- 第十八回 狮子坡贺新婚飞机轰炸  
老施坚葬骨肉誓死拒敌…………… 327
- 第十九回 风流帅耍风流冤家路窄  
教书匠谈教书省委迁移…………… 343
- 第二十回 沈建华兵工所巧计运枪  
李兆麟借庙会化装出城…………… 365
- 第二十一回 八闺女八家子落脚求生  
合洞房闹盒子夙愿得偿…………… 385
- 第二十二回 扮货郎过哨卡路遇魔鬼  
访义军捉探子碾房蒙冤…………… 402
- 第二十三回 半路上遭劫难险些送命  
土屋里议联合单骑出征…………… 419



第二十四回 河岸边跳悬崖白龙戏水  
半拉船会挚友黑马引路…………… 442

第二十五回 三义庙插大旗射筈尝酒  
好汉堂聚群雄埋豆生芽…………… 457

第二十六回 攻奉天齐小辫丢车逃命  
打机场霍铁北火烧飞机…………… 482

## 第一回

### 吉小头倒骑驴赔罪献计 彭长脖拦马头暗定机关

日本飞机轰炸了新民县城之后，一个连队的关东军就进驻了，在西泡子沿和东大营扎了营盘。他们在那一带拉上了铁丝网，这下子把周围的老百姓都吓跑了。奉山线这条铁路，日本鬼子每占领一个火车站，就派重兵把守起来，插上日本旗。在大辽河铁桥设立了特别守备队，河东岸长山子头上修了一座灰色碉堡，河西岸土岗上也修个碉堡，上下五层枪眼，把整个大桥封锁住了。在铁桥下修个码头，日夜停着巡逻艇，上边架着两挺机关枪，白天黑夜在铁桥南北象条蛟龙似地来回转游。日本人认为这块地盘在他们的手心里已经巩固了。

一天中午，奉天城西郊日本骑兵联队打开营门，一阵旋风似地冲出几十匹战马，哗啦一声拉开了长队形，沿着铁路往西冲。这一队人马跑得扬起雪粉有一丈多高，本来很平坦的雪地，被马蹄子踏得象鸡刨猫抓狗啃的烂豆腐渣了。这队骑兵中间裹着一个大官，他身上披着黄呢子斗篷，呢子皮帽的沿下露出副墨黑的眼镜。他骑匹紫兔马，在他周围有日本兵保护着。这队日本骑兵马不停蹄，马在雪地上跑得很吃力，鼻子里喷着一股股白气。马队刚跑过去，紧接着又传来了飞机声，由于雪地反光刺眼，仰脸看天上飞机，只有鸽子大

个灰点，看得出这几架飞机也是保护这个大人物的。马队一直跑到大辽河边上。

大辽河封了冻，大雪把封冻的河床填平了半截。只有河湾子迎风口水流子，人们叫它青沟，还没有封冻，那流淌的水清亮得象镜子面，溅出的水点，冻成无数大小不等的冰珠。往年村子里的孩子来看冰珠，用长长的柳树杆子把冰珠扒拉到岸边上，女孩子抓着冰珠在手心上滚，一直到滚化了为止，说是从此拿绣花针的手就不出汗了，就抹不掉花线的颜色了。而今还哪里有女孩子来滚冰珠，从打铁路线上驻扎了鬼子兵，这些畜牲糟塌女孩子，吓得她们往明亮的脸蛋上抹锅底灰。现在青沟边上连只闻水腥味的黑老鹅也不落了。

这队骑兵一气跑到大辽河码头沿边上，被从巨流城赶来的一队骑马带枪的人迎住了。两股人马往一块堆兜头一裹，变成了一股水。迎来的主要人物是彭汉臣，他穿着白狐狸皮大衣，火狐狸皮的坎肩，头上戴着毛尖发亮的貂皮四块瓦的四喜皮帽子，穿着过膝的白鞞毡靴。他勒住马缰绳，探着身子和日本兵护送来的石原莞尔中佐，在马上热烈地握手，互致问候，他们的嘴巴子被辽河套的筒子风灌得直冒白烟。接着他俩肩并肩抖动缰绳往巨流城跑开了。

在巨流城中心的庙里，彭汉臣和石原莞尔勾搭连环地秘密谈判。庙外日本兵和彭汉臣的治安团端着大枪围了四圈，戒备森严。在南门城楼子上还插了日本旗，招引日本飞机在天上巡逻。他们边谈判边喝酒，足足闹腾有两个多钟头。最后石原给彭汉臣一张地图，上边划清了两条线。彭汉臣看了半晌提出自己的看法，他说大桥南中腰子村有个地主叫吉小脑袋，过去和他不合套，可这家伙胆子小，屁眼子大，一吓唬就会调过腔来。彭汉臣怕别人夺了他的地位，所以今天没

有让吉小脑袋露面。彭汉臣这时候最担心的人，是辽河下游狮子坡的老施坚，这家伙硬的不嚼软的不吞。他手下人马不少，左右村屯都听他摆布。彭汉臣觉得很难给他戴上笼头，闹不好还会挨踢。石原莞尔说，这两股道是关东军西进的要道，尤其是狮子坡，是必经之地。日本军要下大力气帮助彭汉臣。他们密谋策划以后，石原莞尔在南门外石桥上看了彭汉臣维护治安团演操。石原莞尔从治安团员手里拿过一杆大枪，连着勾打了三枪，一群野鸽从城门楼子吓飞起来，飞向南山火神庙。他夸奖了一番，然后打马领人返回了奉天城。

彭汉臣会见了石原莞尔之后，人家说他尾巴晃得更圆了，还在县里当了参议长，在奉天省挂了个省议员，在巨流城大辽河边上，成了八大联庄会的村长。他自己美得咂嘴儿说：“我在辽河边上—跺脚，整个辽河头尾乱颤悠。”日本订立下的连庄法，把老百姓铜在地上，动动脚窝儿也得报告保甲长。十家为一连坐，一家有事十家担；一人有事全家担。这下子可把老百姓整苦了。

抗日的烽火，在大辽河两岸烧得通红。彭汉臣被吓坏了，他在巨流城成立了维护治安团，他家雇了许多炮手，还由八大村摊钱雇保甲丁。雇来的这些家伙大多是地痞流氓、刺头，他们身披子弹带，手里拿着大枪，在八大村屯吃派饭，老窝扎在巨流城彭大院。

大洋桥头驻扎的日本守备队队长叫岗田，是哈哈佛的面目，蝎子勾的心，他和驻在草头屯的河防营，地面上水皮上串成一气，实际成了统治巨流城八大村屯的太上皇。他们为非作歹的事一天比一天多起来。

日本鬼子发动事变不久，有些逃兵和胡子被鬼子收买了，窜到小村小屯糟塌老百姓。他们一会儿说降日本了，一

会儿又说抗日了。他们的嘴是狗皮袜子里外翻。日本兵开头在铁道线上鸣枪打炮，不久就走下铁道，说是维护治安，其实是又抢又夺，祸害女人。

辽河下梢的中腰子村，村子大穷人多，他们知道这乱八帝年月靠财主是火坑，靠官家是冰窑，只有穷人合心抱团才能保护自己。事变不久一阵风似地成立起红枪会。他们没有洋枪洋炮，自己开铁匠炉，丁当响，拉红了大火，用破烂铁打成扎枪，按上长长的一条柳木棒，在枪头上用麻扎上红缨，人多了站在一起也很吓唬人。附近几个村子联合起来，这扎枪阵也是很厉害的，发现敌情，各村屯站在高岗和土墙头上，吹起牛角号和打掉底的玻璃瓶子，“嘟嘟嘟嘟”敌人听了也发疹。有几次大洋桥头上下来一小队鬼子，硬被扎枪头上的红缨给吓回去了。鬼子手中的洋枪也不大敢和扎枪头顶牛。

这红枪会有青年，老年，有少年和妇女、他们有章法，凡是打鬼子的，不管哪个军头的、那个辮子的，村子里都热气腾腾杀猪宰羊招待。

村子里的地主看见这阵势，有几条洋枪也藏起来了，不敢轻易地惹这众多的扎枪头子。他们看出这些穷人恨日本鬼子，不能和他们和好，甚至把他们叫汉奸。他们一挪动脚窝就说他们去挂汉奸勾，一调屁股就说他们和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洋气。

中腰子村大财主吉小脑袋，是个比骚狐狸还狡猾的家伙，细长挑的个头，有点水蛇腰，说话“唧唧唧唧”有点克巴嘴子，说紧了嘴丫子冒白沫子。人们说这家伙是督军老子踢出门的小老婆生养的。他看着村里这支红枪会有点眼热，他想，要是把这个红枪会整散了，或者全盘端给日本人，那

他在日本鬼子跟前就得了脸，提了气，就能在县城里弄个什么议员当。他虽然不敢和彭汉臣比肩膀头高低，也可以在桌子下头伸腿一般齐。他知道要想走这条路，必须先倒在彭汉臣怀里。他知道村里红枪会的大权落在一个住破庙的周穷神手里，连他的干女儿八闺女也是第一个参加红枪会的女人。她大辫子上扎着红头绳，上身穿红袄，手里的红缨枪耀眼。八闺女的儿子小华胸脯上缝条红布，手里拿根双红缨的小扎枪，满街跑。

一天早晨，吉小脑袋扯着嗓子嚎叫，两手拍得山响，拖着两腿往村子外头跑，在他前头跑着他家大白眼圈白蹄腿的小毛驴，缰绳拖在地上扯得一溜烟。这头毛驴是吉小脑袋的坐骑，往日出门备上小花鞍子，脖子上挂一串响铃当，走到街里美得他抖肩膀，穷人家鸡不敢亮翅，狗不敢伸舌头，这家伙可霸道了。今天他扎紧裤腿，穿着薄底鞋在后边追小毛驴，追了个冒烟起。嘴里象扯断肠子似地喊叫：“站住！我的爷，连你都不听话了吗？你给我站住！”眼看就要追出村子了。

这工夫，八闺女正和几个在碾房轧面的妇女唠闲嗑。这几个妇女也是刚参加红枪会的，几条扎枪都撮在碾房墙边上。八闺女一眼看见街筒子里冒起一溜烟尘，接着听见断肠似的喊叫声。她赶忙探头一看，好家伙，吉小脑袋跑成个球，正在连滚带爬地从地上抓小毛驴缰绳，忙得象抓蛇尾巴似的。她急忙操起扎枪，从小半截墙头上飞跨过去，大声地边跑边喊：

“站住！吉小脑袋！站住！我捅了你，狗杂种……”她手里提着扎枪，声音喊得很脆快。最近有的财主暗中私通大洋桥头的日本鬼子，合股来抓抗日分子，在大洋桥头杀死很多抗日分子和无辜的老百姓。只要有人报告，鬼子就出兵袭击，抓

去就杀死。有的老百姓走到铁道上，穿过铁道的时候鞋掉了猫腰提提鞋跟，鬼子看见就用机关枪扫死，说是良心坏了，要破坏铁道。在大洋桥东头长山子根底下，早年挖了个冰窑。那是财主为了赚钱，冬天从大辽河里锯出一块块的天然冰，存在窑里，等到夏天运到奉天城出卖。从打日本鬼子占领了大洋桥，冰窑就成了杀人场。他们把杀死的中国人尸体拖到里边去，有时把抓来的中国老百姓，说成抗日分子，推进窑里用枪刺挑死。在大辽河一带，从打日本军占领了大桥，提起冰窑老百姓都胆颤心寒。从打沈建华回了奉天城，八闺女的心象掉在大辽河旋水涡子里，安定不下来。夜里合上双眼，就看见沈建华，见他手里拿着枪和日本鬼子拼命，每逢听到大洋桥头日本鬼子杀死了抗日分子，她就浑身打哆嗦，老是往沈建华身上想。从打她参加了红枪会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忽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她把扎枪杆接得比男人的还长，红缨比别的男人的还红，拿起没底的瓶子，吹起来比别人还响，索性又穿上了红褂子。她觉得自己也跟沈建华一样，干了大事情。她觉得女子也不白活一场，也敢和鬼子对阵。她对偷着给日本鬼子送消息的财主恨极了。现在见吉小脑袋追赶小毛驴，她一眼看出这情景不对头，才飞身追出村子。

被吉小脑袋追赶的小毛驴，听见八闺女喊叫吉小脑袋，就象叫它似地站住了。

吉小脑袋追出村子，心里正乐颠颠地美呢。本来是他有意放跑小毛驴，他是要逃出村子，到巨流城投靠彭汉臣。过去他跟彭汉臣是对头冤家，为了私吞田产勾心斗角，他的官司打输了。从打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来，彭汉臣势力头越来越大，又和日本关东军挂上了铁钩。再加这个乱时局，就觉得还是投到彭大院的怀抱里好。眼下村子里红枪会兴阳，经常

要财主家出粮，给过往打日本鬼子的抗日分子吃。他对穷人抗日活动怀恨在心。他看这个外村来的八闺女，领着一群妇女都扛起了红缨扎枪，眼看着就要挑到他的小脑袋上了。八闺女身上穿的红袄象一团火在烧他的心。他跑着听见身后有女人喊叫，猛地回头一看，见是八闺女，吓得他腿肚子朝前，迈不出步了。正好小毛驴打个顿儿站住了，他往前一扑，伸手抓住了小毛驴缰绳，不由得嘴里叫了声：“我的爹呀，要命了！”也不知他使出一股什么劲儿，摔了几个跟头爬到小毛驴背上，两条腿死死夹住小毛驴，一手抡起缰绳头子狠劲地抽打小毛驴的屁股蛋，小毛驴一溜烟颠了起来。

八闺女看看追不上了，气得她双手举起红缨扎枪，对准吉小脑袋投出手去，嘴里骂道：“扎死你这个王八汉奸！”飞出手的扎枪头上的红缨转得象个红火球，飞了一段落在地上。她胸脯起伏不平地喘着粗气，半晌没有动地方，大牙咬得嘎叭响，恨自己为啥手里没有一支大快枪。眼巴巴地放了这条吃人的狼，日后准会引来日本鬼子坑害老百姓。这时，吉小脑袋已经跟头把式钻进大辽河套的柳树丛里了。

吉小脑袋一溜烟跑进了辽河套，看看后边没人追了，咬牙骂了句：“这个妖女。”这才把勒紧的缰绳抖开。翻翻小眼睛看着柳树梢，小毛驴跑得四蹄淌汗，白嘴丫子也嘎巴出粘沫子来了，蹄步懒洋洋地慢下来。现在他心里犯核计的事，是怎么去见细长脖彭汉臣。这家伙奸得横草不过，往日又撕破过脸皮，这要是说不好，再回中腰村的后路也堵死了。这个妖女八闺女说我是汉奸，再见到她备不住让扎枪头子捅了。这可真是老母猪钻死障子，进没有路，退也要挨棒子。他正想着不知不觉小毛驴站下了。他不由打了个喷嚏，心也一活动：有了，彭汉臣这小子就是不认爹，认钱。妈的，把



大庙产甩出袖子让给这狗东西，等我当上县议员，久后还怕没油水捞，总比让穷棒子勾引那些抗日的家伙给我折腾光了好。他用后脚跟磕打着毛驴肚皮，急冲冲地钻出了柳毛甸子。太阳快落山时，他象丢了魂似地才来到巨流城，抬头一看到了西门，他勒住小毛驴缰绳，心里想，进不得西门，这是阴门不吉利，又顺着城根往南门转绕。

城里中心庙敲钟了，这是向过往行人打招呼：要关闭城门了。吉小脑袋这才紧打小毛驴的屁股蛋子，走进城门洞子。他心里还挺难受，这将要让出手的庙产，就象从身上割下去一块肥肉。他抿紧嘴唇皮往彭大院走。

彭汉臣带着嘎杂子和保甲丁，一窝蜂似地从大洋桥头回来。他一进屋，脱掉大衫，从腰带子上往下摘手枪。对他老婆说：“岗田可能喝醉了酒，老劲埋怨我铁道附近有不少村屯伸不进手去，说那里经常有抗日分子，还说有的村子红枪会勾引抗日分子，不是护村，而是打日本。就说中腰子村吧，连老娘们都操起扎枪头子来了，说要跟日本人干一场。”他边说边摇脑袋，细长脖直打歪。

这位彭大奶奶今天也不知浑身哪个关节活动勤快了，从厨房里要来一小筐莲蓬，她翘着小手指剥莲子。听到这话，把嘴一咧说：“你别说，岗田还挺有心眼子。就说你吧，‘吵吵嚷嚷’当了个芝麻粒儿掰半拉的官，往实了说，也就是坐在屁股底下那大块地方。还猫着腰不敢伸展，被几个掌扎枪的老娘们吓尿了裤子，有多大出息头。”她嘴咧得快碰到耳朵丫子了。

“吃鱼好说刺难摘，眼下往哪里扩展？不用说外地，就是草头屯，我去了也不敢久站。那个遭大瘟的霍铁北，听说他在河上下几个码头都出现过，往关里退的大兵都害怕此人，何